

民族詩壇

第二卷第三輯

(第九輯)

右任

民 族 詩 壇

608

2/21



C0806011

①

2/21

今年本刊之期望

- 一、廣求作品，以充實本刊之內容。
- 二、以朝春氣象，一新詩壇之面目。
- 三、謀樂詩之並進，恢宏時代之聲。
- 四、抗戰成功！傳「民國詩」隨以完成。

民族詩壇編輯部

二十八年
元旦

抗戰時期文學應負的使命

盧 憲

現代底文化生活裏面，無疑地文學是個重要的成份。文學底勢力廣泛而且強大；就著作家的內容說也罷，就書店出版數目說也罷，就一般民衆閱讀的讀物說也罷，文學數量都是處在第一位上面。換句話說：只要有受過文化薰習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從文學作品取得對於自然界或社會界的態度或認識，他們讀着文學作品，有時覺得喜歡，有時覺得悲憤，有時覺得同情，隨時都影響到他們底意識語言和行動。說文學是人類的靈魂，恐怕不是過言吧。

文學是思想經由想像感情及趣味的書面的表現；它的内容以及通過作家底創作過程所表現那内容的形式，都是被實際生活滲透主觀心理典型而決定，并爲一般人所理解并感興趣的。現在是執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時期，在反映生活的文學裏面，當然更明顯地表現出來，但什麼是抗戰時期所應負的使命呢？是不是和常時不同？如果說是不同，那不同的地方又在那裏？這篇文章就是很粗略地來解答這個問題。

一、時代精神之正確的說明——文學常爲時代底反映，所以亦隨時代爲轉移。無論那一個作家莫不與時代有密切關係，以文學内容或所表現那内容的形式都莫不皆然。子夏詩序說：

「治世之普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這是因政治的良窳而文學發生差別。讀：

「民莫不嗟，我獨何害。」

——詩經——

「歎我牆屋，田卒汙萊。」

——詩十月——

「取彼譚人，投畀豺虎。」

——詩巷伯——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詩巷之華——

「民今之無祿，天於是殛。」

——詩正月——

「三載愷汝，莫我肯顧，誓將去汝，適彼樂土。」

——詩碩鼠——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兄曰嗟，子弟行役，夙夜必階，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詩經

自然覺學政事定歸，民間有種種怨怒慘痛的呼聲。讀：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詩經

「百室五止，女子寡止。」

——詩經

「無日不夜，不寐無歸。」

——詩經

「豈無樂兮，謂茲樂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詩經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樂府詩集

自然覺學政事定歸，民間佈滿着安樂愉快的情緒。文學受政治的影響實在不少，唐人以詩賦取士，所以唐詩的興盛為空前之事；元人以其音南來，元曲所以也成為千秋絕業。這都是很好的例子。時代思潮之於文學也有絕大關係，六朝尚老莊，所以那時的文章，不

抗戰時期文學應負的使命

但論文方面，所講的多屬抽象的玄學；就是詩歌也有點和尚道士氣。至於漢朝罷黜百家專崇儒術，所以一切文章，都帶有經生氣味，那是非常顯明了。總而言之，不有征伐不休殺人無算的現象發生，決不會有詩經的陟岵，杜工部的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不有賦斂的事，決不會有詩經的碩鼠，杜工部的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不有禮教的拘束，也不會有千古絕作的孔雀東南飛。不在南宋，陸放翁也不能成爲陸放翁，好比杜工部不因生在盛唐時代也不得發揮其文學天才一樣。所以文學無論所着眼的是民族發展的全部或是發展中的任何一個時期，而一民族的文學對於時代精神的表現，愈能繼續地充分地做到，不使中間有嚴重的或意外的中斷，那就是愈充分的達到他的目的，也愈能佔着傑出的地位。所以所謂文學的「黃金時代」，就是表明文學作家能把握着時代精神對現存的生活用很切實的 *impenetrable* 的文字，表現他們對於這時代不滿的態度。偉大的文學家，就會以率的對於時代的虛言加以攻擊，因而使他們的作品成爲這一時代不朽的價值。

中國近二三十年來，經過許多艱難困苦的奮鬥，已開始向建設現代式的國家道上跑。這次執行抗日戰爭，不是基於一時感情的衝動，也不是由於民族的復仇，更不是單爲了和平、人道、正義等個好聽的抽象名詞，而是具有歷史意義被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半殖民地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束縛的神聖民族革命戰爭。所要求於作家者，是要暴露這時代的特性和精神，同時去建設一種成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決不能再向陳腐的晦澀的雕琢

的文學走，或僅以能做到文學的欣賞為滿足。正在或將要影響或動融合一切不願做漢奸賣國賊的多少含有前進思想的作家；一切能夠影響這個號召的作家，都要在求民族之完全獨立與國家之自由平等最高原則之下，接近或投入這個鬥爭底洪流，去完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民族革命戰爭運動；由這體會到現實生活底真理，尋找我們的出路，創造出藝術的天地。卓越的作家，還應替這劃時代的人指出一條抗戰建國較高的路線，並勸他們向那條路走呢！

二、偉大的觀念或原則之構成及解釋——作家運用戰時生活材料溶合到主觀洪爐裏面的時候，絕對不能沾一點消遣的意味，也絕對不能把過去的思考 and 意見做奴隸的模倣，所以真能表現真實性的作品，必須從現實生活和作家心理活動起了化學作用以後的結果。作家常用這種見解來看他自己工作的時候，覺得他自己就是時代的領導，革命的鬥士，要對他自己的思想負責，覺得他必須用一種切摯高妙的語彙，把各種各樣的苦悶生活印象統一綜合引伸創造出一個特定的有脈絡的體系，傳給全人類，認為這就是揭載自己思想或情感的理由；同時，認為這比山嶺的聳高，水的奔流，更真，更實在，更發動。具體的說：必須能創造這些偉大的觀念或原則之構成的人，始能引起人們的同感。這裏所謂文學偉大觀念或原則的構成，當然是警覺的，積極的，前進的，為凡抗戰時期的人們都是需要的。

三、對於敵人的殘暴和自己苦悶的揭曉——在這意義上，文學就是一種心理學；同

時，竟是一種歷史的縮影，就是中日兩方面本身的沉痛和縱慾，奮鬥和驕傲，人性和獸性等等心理的顯露的實像。同時，也就是戰鬥底記錄的一個揭曉。因而在這一點意義上，抗戰時期的文學所追求的是一種熾熱的熱情來把自己的抵抗和敵人兇暴正確的描寫，形成極能感人的作品。單單平鋪的敘述是不行的，單單對於間接的傳聞，或表面的認識是不行的。總之，除具有廣大的襟抱外，還要有遠大的眼光，敏銳的觀察，最高的想像，豐富的生活知識和其豐富的感情描寫。誠如魯迅先生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文上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決不是只局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最好的，但決不是這樣狹窄。牠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鬥爭的意識的一切文學，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都與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瓊絲絲一樣。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閹佬、什麼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也無需作品的後面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抗戰時期文學所包括的使命，不僅是偉大的觀念或者干鈔的買賣，並且要有高尚的理想和實踐。我們可以說：這兩種東西是應該並存的；即偉大的觀念與產生相當高尚的理想，或由實際鬥爭裏面而產生。若問這個條件在抗戰時期文學使命上的究竟意義是甚麼？那末我們可以說：包含着接近真理深入民衆的一種偉大活動。因為，每個國家都在現實生活裏面掙扎苦惱奮鬥，假使缺少卓越的作家提出普遍不易的真理，能使人多獲此種真理而了解最廣的人生真象，那末，整個國家只是被日本侵略者摧殘而且奴隸的規律所管束，則中國人所處的世界恐怕比現在更難讓人活下去了。作家不但須有高尚的理想，並且要把他們底真理澄透在客觀的生活現象裏面嚴肅去實踐它，在這意義上，偉大的作品，就是實際戰鬥的記錄，同時，也就是指導時代的準繩。

總之，抗戰時期文學所認為最高使命，也同政治、教育、軍事等其他活動一樣，就是爲完成抗戰並建國必成的大業起見，爲真理而奮鬥，爲大我而犧牲，在這裏面文學在抗戰時期以它的終極的目的來說：是民族革命靈魂的體現。

詞之英文譯本

編者

初大告教授出示所譯「中華舊詞」Chinese Lyrics 劍橋大學本。出版於一九三七年，前有 Sir Arthur Quiller Couch 序，對於我國「詞體」有相當詳盡之介紹，甚致讚美之辭。以彼邦無此詞製也。

初君所譯之詞，凡五十六首。其最得意者，有馮延巳之長命女，李後主之漁父，相見歡，浪淘沙，虞美人，范仲淹之漁家傲，宋祁之浪淘沙，歐陽修之生查子，蘇軾之水調歌頭，朱敦儒之鷓鴣天，辛棄疾之生查子，與管道昇夫人之「我儂詞」。

「詞可譯乎」？懷此疑問者當不乏人。雖然，詞各有調，以彼拼音字譯我獨立單體字所構成之牌調為不可能；然詞之意境，句法，亦未使不可以異國文字寫之。余讀初君譯本，以為有兩大成功：

(一)使西人略知我國所特有之「對仗法」。例如朱敦儒鷓鴣天詠梅花一首中，第三四兩句：

「輕紅偏寫鴛鴦帶，

濃碧爭斟翡翠卮。」譯為：

In light red ink I wrote on there empreidered girdless.

With thick green wine they filled up my emerald goblet.

雖不能辨分平仄，然逐字以語性類者相對，非於英國文字有深造者，曷克鑿此！

(二)詞中有類「頂真」之句法，與語氣；初君獨能譯出，如辛棄疾之「生香子獨遊兩岩」一首之上半闕：

「溪邊照影行，

天在清溪底。

天上有行雲，

人在行雲裏。」譯爲：

Walking by the stream, fair images I see:

At the bottom of the stream low I lies the sky;

Across the sky are sailing clouds,

And within the clouds I find myself.

此本在英國發行後，所最爲讀者愛誦者爲管夫人「儂詞」一首：

「我儂兩個，忒煞情多，譬如將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忽然間歡喜啊，將他來都打破，重來下水，再團再鍊再調和，重塑一個你，再捏一個我。那其間啊，我身子裏有了你，你身子裏有了我。」譯爲：

You and I

Love each other so

As from the same lump of clay

Is moulded an image of you

And one of me.

In a moment of ecstasy,

We dash the images of pieces,

Put them in water,

And with stirring and kneading

Mould again an image of you

And another of me.

There and then

You will find yourself in me,

I myself in you.

按此並非正式詞體，與曲略近。曲體較詞尤活潑，使初君他日果以暢達之筆，繼此本而譯曲，其氣必更能哄動海西之壇也。

詩錄

題蔭遠堂詩集

任精衛

二十七年十一月曾慕韓先生出示其先太夫人傳略，暨蔭遠堂集，敬讀一過，並題其後。

三蘇盛文章，氣節皆瑰奇；良由閨門內，更有女中師：以德相其夫，以學教其兒，挑燈讀漢書，賢聖惟所希，方其慕澄清，志定不可移，善惡有必辨，禍福則置之。凜凜鐵石心，涵之以至慈。大道誠已聞，百世當念茲。悠哉蔭遠堂，異代不同時，忠愛如一心，悱惻如一辭，俠骨出柔腸，娓娓爲歌詩。我生未登堂，讀之有餘悲，再拜語令子，至孝在無違，邦家至多難，攬轡長相期。松柏有蟠根，金石有勁姿，

詩

錄

一一

何以慰慈懷？努力扶艱危

戰場的孤兒

于右任

舉國愁兵火，流亡何處歸？孤兒點點淚，濕透母親衣！ 其一
東村屋煨燼，西郭人逃亡。吾父擊胡兒，何時死戰場？ 其二
左鄰小妹妹，右鄰小弟弟，狂寇擄之行，居心不能計！ 其三
戰場幾孤兒，祖國幾行涕。何人衛祖國？祖國此孩子！ 其四

羈黍和四閱月以寇迫將踰嶺避地述懷呈諸講友兼以爲別

馬一浮

乘雷驅電乍相侵，度嶺隨流每獨吟。宮燕焚巢大下計，溪魚分膳老夫心。初忘靜躁猶觀化，並遣成虧不鼓琴。比樂師憂齊一貫，行歌長望入林深。

邵潭欽寄示黃鶴樓有讓存歿諸賢之作函及表陋率爾奉酬

臨江倚閣動高吟，懷舊哀時獨賞音。濁世觀生同久逝，虛舟遇物本無心。羣鷗易狎難馴虎，野老相將更入林。河叟山公俱不見，漢陽空憶伯牙琴。

過大庾嶺

衲僧遷客此經行，令我南遊獨避兵。境是無常心是一，殊方草木總關情！

過韶州

我從青原來，却向曹溪路。何事走千山，國土元無住。樓臺火後萌，民命花間露。五兵何人作，一念貪瞋誤。觸目是菩提，奔車無緩步。悲興際窮劫，癡伏浪流注。仁王解般若，鬼伯離恐怖。虛空如未消，

詩

錄

一三

衆生不得度。祖庭已秋草，羣迷方喜怒。衣止故不傳，此法將誰付？

黔江道中從桂平至石龍

石怪灘高水激舷，漸親炎瘴背烽煙。回流百折元歸海，列嶂千重不礙天。向苦干戈爭霸王，卻疑人物負山川。羣龍曠業吾憐爾，投老心情一惘然。

六月廿三作

趙堯生

不暑忘初伏，微眠待早餐。年衰尋夢少，時過改詩難。苦戰常多雨，添衣小畏寒。休休目不見，蛇出亦相安。

感 舊

綠色最養目，老人宜住鄉。竹風天未暑，禾露葉先香。卽事多疑竇，連阡豈盜糧。舊時非法稅，應不飽羣狼。

夜深聽雨久不成寐幽思潮湧揮長句寄慨

十月廿四日

陳銘樞

大夢勞生一隙塵，醒來已負戴天身。虛窗響憶深山宿，華髮催將逝水淪。無礙風懷歸淨寂，不磨名節屬艱屯。天南又告金甌缺，驚起西游一散人！

友聲吟

噫氣欲散彌天雲，抗歌欲吐長江水。良朋金玉恨不常，蹙蹙崦嵫驚西駛。已悲鬢髮染秋霜，驂駟中蹶矢千里。琨錫迷楫曩時情，折節勵躬心未死。高人達士哀我衷，滾滾滔滔漫相營。殺機起，膏膾腥，神京燬，天堊崩。更數天南策源地，一朝委棄羣鷲抨。九道桓桓半年少，三軍赫赫俱干城。莫言廉頗李牧事，斂跡喬林求友聲。

感懷和大隱二首

沈士遠

山城侵曉咽霜笳，九日鄉心一倍賒。白酒黃花渾忘却，羈人強半已無家。

風煙黯淡倦眸凝，孤客經年失所憑。垂老詩人多入蜀，與君卜築傍嘉陵。

浣花溪謁杜公祠以駐兵未入

陳樹人

詩人千古一祠堂，兵滿依然慨萬方。也算得酬私淑願，瞻依仍許立門牆。

謁眉山三蘇祠同周演明父子

聞關繞道謁蘇祠，感召應能百代期。唯物任教成世論，文章氣節是吾師！

次

峨眉寫景卻賦

無端橐筆壯思飛，千里車塵絕道馳。磊塊盡消胸次未？崑崙伯仲寫峨眉。

洗象池夜雨偶感

只剩登臨興不凋，萬方多難愧投艱。卻來山寺尋秋雨，寧靜心魂尙未安。

金頂卽景

匡廬二倍比崔嵬，景色風光逐步移。纔過中秋無幾日，漫天冰雪上峨眉。

南華紀遊

太虛

壩上青山橫馬鞍，讀書聲度曲江寒。一林楓葉紅如許，當作江南秋色看。

題王海平所藏澹歸大師墨寶

昔禮天然室，高風仰古今。浩浩忠義氣，迴作菩提心。澹禪獨超妙，尤能愜素襟。茲獲親手蹟，如聞綠綺琴。

廬山住茆卽事

傍溪把茆蓋，宴坐來愁斃。急滿喧日夜，叢翠撼風濤。祇此動皆靜，更何禪可逃。廬山煙雨外，遍地陣雲高。

奏中雜詩有序

賈景德

余在臨汾爲平陽雜詩既成，值戰局轉變，渡河來秦。途中有所感觸，輒復發爲吟詠。積之既久，又成此篇。關中名勝之區，自周秦以來，山陵古蹟，指不勝屈。姑就足跡所經，見聞所及者言之，不能遍詠，亦臨汾雜詩意也。

竟作他鄉客，倉皇過禹門。烽煙千里隔，戰伐幾家存？忍掬舟中指，

難招亂後魂。臨河看競渡，坐久石磯溫。

橫野龍門斷，人歌禹擊功。兩岸成峭絕，一水貫當中。虎臥氣騰白，魚游額點紅。鐵環誰繫定？不畏石尤風。

萬里黃河水，原從積石來。不圖天塹在，能却虜師回。將帥仍官賞，兵戈遍草萊。浩歌山月黑，斫地有餘哀。

當年強縣令，小邑障狂瀾。幸獲師言漏，能教賊骨殘。哀榮三殿詔，忠烈滿門難。且喜王師相，加恩祭一壇。強忠烈公克捷殉難後深宮震悼至爲

流涕並以王文端公杰亦韓城人美其縣之風化賜祭一壇

尸諫蒲城相，懷忠報主知。芷蘭騷屈節，豚犬景升兒。有意虛前席，何人贊一詞。只餘長太息，寂寞退朝時。清宣宗朝穆彰阿用事吳縣潘世恩依

阿其間每值詔對均唯諾取容蒲城王相國鼎憤慨之餘繼之以死穆偵知公懷中有遺奏

不利於己遺腹心略公子易稿以聞

沙苑徵天產，西來又一程。蒺藜春發育，騏驎夙聲名。久服茶無用，
高歌眼獨明。老夫腰脚健，不必飯青精。沙苑爲唐時牧馬地產白蒺藜子代茶

久服健腰明目

白水三春草，黃河二月冰。風雲多變幻，溝壑轉零丁。苜蓿仍蕃茂，
驂駟失寵矜。煙塵回首望，消息正難憑。

迢遞三川路，崎嶇蜀道難。萬牛疲挽送，千里此間關。士苦飢腸轉，
林深石骨頑。近聞征力役，開鑿五丁山。

見說英王鎖，山寒杏始花。風雲猶際會，水木最清華。天豈亡秦鹿，
人思圖鄭蛇。且持去邪意，陶穴暫移家。英王鎮屬宜川縣

松柏橋山路，龍飛泣鼎湖。垂裳開氏族，創始見征誅。感奮思初祖，

逢迎有使車。年年寒食節，掃墓出西都。

棧道真懸絕，昭陵氣鬱蒼。當年重恩義，陪葬到丞郎。秘器東園出，蘭亭蘭紙亡。幾人碑石在，盜發恨朱梁。

颯颯起天風，金戈鐵馬中。將軍過鄜洛，使節下崆峒。關白俘誰虜？樓蘭勢已窮。登高一長嘯，吹到海山東。衛俊如從戰地來鄧寶珊由蘭州經此

赴榆林防地

六族遷三輔，嚴城失兩京。馬肥春苜蓿，人望漢旗旌。西笑長安近，東流渭水清。向來垂耳困，昂首欲長鳴。

王氣涇南盡，春陰渭北收。玉魚人不見，石馬汗常流。白草埋荒塚，青門失故侯。曩曩原上土，零落痛山邱。

別館甘泉外，離宮渭水旁。神池時出現，複道遠相望。土木衣綿繡，

邦家啓漢唐。興亡千古事，憑弔過咸陽。

秦漢規模大，都城據上游。神庭千戶立，巨浸八川流。閣道侷天極，橫橋象索牛。後先歸一炬，遺跡恨難求。

地接終南近，天連太乙高。黃圖二輔壯，青竊五陵遙。方軌開衢路，行邊駐節旄。陪都多建設，不必畏民勞。

韋杜樊川曲，城南尺五天。花光濃似酒，樹色碧含煙。近入長安市，常吟子美篇。遊蹤雖未到，願結再來緣。

興慶宮前地，安西建後祠。玄元仍廟貌，花木久陵夷。仙仗迎王母，瓊樓走巧僊。至今諸道士，猶自說慈禧。
(未完)

洞中吟

柳詒徵

山徑日以闢，洞穴竊且深。資彼僮豎勞，又我朋曹心。始焉卜其畫，

繼乃夜夜竊，橫空來遠籟，蹀躞爰相尋。習靜等常課，危坐感正襟，
馳心測天漢，傾耳區谷音。測近幸無虞，遐方頓陸沉。解嚴欣再報，
笑語殊昔瘖。松月孰夜涼，花氣馨庭陰。遲遲謝洞府，申申親枕衾。
達旦冀奇捷，醜虜羣成擒。

八月廿七日作

道暑宜晨睡，追涼習夜遊。金波千里月，鐵笛四山秋。冥想雷穿柱，
終虞壑徙舟，何當乘六翮，一舉蕩蛟洲。

戲書六絕句

沈冥

王八稱雄又一時，盲人夜半更臨池。骰盆各縱豬奴戲，花樣同翻馬弔
奇。

斧聲燭影費疑猜，聞道黃巢是秀才。棄甲江南留覆轍，氍毹縛袴又重

詩

錄

二四二

來。

詩話埋經任作腔，軍人政客兩迷陽。十年遺臭傳魚肆，末路功名託虎張。

挾策邊志未伸，桓溫寄慨柳條新。砒砒空博西林賞，晚節終成兩槩人。

疑獄宣南孰與平，陳濤詩裏有悲聲。摸金又作投身計，衣錦終憐入墓行。

敦業初返海西船，玉帛仍揚熟路鞭。娶婦何須嫌再醮，枕邊情味勝離年。

導戶行（蘇滬道中書所見）

夏承燾

尋夫者誰語吞聲，吾夫足跣衫褲青。衆中一尸同衣著，鄰娃撫之啼其

兒。問娃娃亦半疑信，千喚夫名終不應。嗚呼！黑風吹去紅骷髏，認夫何處尋夫頭！

尋爹者講童三尺，喘似吹筒喊無力。扶牆欲跌還撲人，路犬遇之亦辟易。問渠爹姓頻搖頭，對人說娘先淚流。嗚呼！爹歸不歸娘正病，尋爹我不知爹姓！

尋妻者誰得之驛，索乳初嬰抱尸泣。翁看掩面媼鼻酸，怪汝親夫淚不滴！答言街頭見孕婦，腹潰胎流露兒手。昔聞火獄今眼前，兒啼欲出逢惡狗。嗚呼！環床鬼哭妻勿呻，幸君臨死先免身。

哀漁戶

日本軍艦據閩海，脅漁戶入村索糧，不返則屠其全家。

欲持糧去負吾村，不持糧去負吾親。吾親別時暗搖手，拚以全家脫兒

身。吾妻欲啼刃在頸，但指鄰戶尸橫陳。全家落賊羊待宰，全村指我狗可醜。悠悠此恨訴與誰，高高者天滔滔海。嗚呼！平時見慣枯魚泣，身作枯魚有今日。

西行雜詩 十月二十日始

李仙根

襤被賦西征，開關萬里行。偷生心自微，惜別意非輕。秋黯嶺頭際，潮翻珠海腥。無知小兒女，苦苦問歸程。

大事未云去，身穢正此時。心肝當已奉，指臂復何疑。世亟紛妖鳥，途牽見木龜。杜陵憂國意，諸將若爲辭。

焦土敢非議，棄防寧忍聞。疚心剛去郡，淚眼怕逢人。盡職憐羣季，危城念老親。降殃何太酷，我欲叩蒼旻！

幕地驚凶耗，將疑復似真。萬方同憤慨，一省又沉淪。黎首果何罪？

天心信不仁。石羊飛夢迴，熱淚已沾巾。（到海防）

太息珠崖棄，於今未百年。滄桑真屢見，風俗尚依然。頓影有微喟，聞聲但可憐。因循全盛日，大計失籌邊。（到安南古郡）

古號大南國，今餘正北門。彈丸猶割據，殘緒復相吞。穉子昔能武，將軍每負恩。興亡如有數，應起白雲言。

明都一勺水，猶是洱川餘。寂寞宗臣塚，喧囂帝子居。有圈馴豕鹿，沒字記蟲魚。衰柳斜陽下，雙雙開鬥車。（越南作二首）

到耳是鄉音，喧呼入國門。關山猶壯麗，天地久塵昏。改命思前烈，承基愧後昆。金甌悲已缺，到處有啼痕。（海防到河口）

革命參初地，艱難念本師。黑旂今已遠，漢界早輕移。行路偏多感，看山指後期。救鄉徒有願，前席記陳詞。（過海口）

六詔我初來，昆陽開劫灰。身隨車共轉，腸與路交迴。赴難心仍切，思鄉淚易催。大明亡國處，登覽不勝哀。（到昆明）

莫笑腐儒酸，今來試與看。青雲原易上，蜀道未云難。掬手天一握，回頭路萬盤。凌空好舒嘯，境界自然寬。（乘機至渝）

巴子舊稱國，共和權作都。山川原險要，薪膽亦良圖。勇愛將軍節，清標貞婦廬。峽前明月色，千古照名區！（到重慶）

寶章閣遠眺

許崇灝

戰雲橫斷一天秋，破碎山河人倚樓。拍遍欄干人不識，夕陽影裏看吳鉤。

古戍斜陽照戰旗，西風涼露溼征衣。十年辜負橫磨劍，又是秋高馬正肥。

戰鼓聲喧報馬馳，登高四望動雄思。夜光杯滿葡萄酒，懸想黃龍痛飲時。

歸夢二首

江天雲樹隱悲笳，寂寞西風二徑斜。不忍登高向東望，故園祇怕已無家。

野色蒼茫煙雨凝，朝慵聊借曲欄憑。悽然昨夜歸鄉夢，猶繞鍾山國父陵。

對酒

對酒心尤壯，悲歌獨倚樓。難填精衛恨，空抱杞人憂。食肉謀寧濟，回天願儻酬，停杯無一語，半醉看吳鉤。

兵馬倉皇日，偷安不自安，時危念親老，路阻得書難。舊部能殲敵

(抗敵將領多舊僚屬)，今吾尙耐官。鄉心萬餘里，聊借一杯寬，

題淵明太白少陵昌黎東坡放翁諸家詩後二十二首 張昭麟

淵明詩句何所似？應似仙家奏八璈。記得定盦有奇語，「二分梁父一分騷」。

淵明磊落性情豪，萬古誰攀此老高？若論詩中真意境，二分論語一分騷。

南山種豆豆苗稀，舉世滔滔食肉肥。歌罷停雲傷寂寞，有誰相伴荷鋤歸？ 以上四句

太白詩原出道家，半天燒起赤城霞。君如不信請君看，願與仙人掃落花。

珊珊醉骨發高歌，想見詩才萬斛多。今古人才無量數，略能彷彿是東

坡。

奮志功名惜未成，空看御手爲調羹。誰將禍水污仙骨，竟欲蓬萊頂上行。

金龜換酒長安市，醉識汾陽自薜蘿。雙手挽回唐社稷，先生畢竟立功多。
以上太白

老杜存心稷契儔，一生不竚朝廷憂。公詩得力知何處，語不驚人死不休。

空負海涵地負才，荒山飢走事堪哀。誰知萬古文章伯，竟向長鑣託命來。

肉臭朱門感慨長，秋風茅屋破他鄉。憑公下筆成詩史，未復兩京悲未央。

自古詩家稱李杜，青蓮超逸杜雄豪。何須多事強軒輊，苦恨微之識不高。以上少陵

香山平易韓公難，不惜此生精力殫。險怪一時奔腕底，篇篇應作話盤看。

東野窮愁聳詩骨，退之豪放湧詩瀉。出辭苦樂緣天性，堪笑遣山貶孟郊。

八代起衰筆力雄，平生兀岸語盤空。不然宰相書三上，千載何能便恕公。

杜詩韓筆稱天下，似說先生不善詩。恰是尋人成妙句，秋深兩上太行時。以上昌黎

誰云詩到蘇黃盡，詩到蘇黃又一奇。李杜寰中尊五嶽，東坡崛起一峨

眉。

萬斛泉源汨汨流，文章衣被八荒週。若非當日才驚世，六一怎甘讓一頭。

前有太白後東坡，鐵綽銅琶發浩歌。海外歸來天地老，人間風月已無多。

山谷當時也自雄，頗從字法見詩功。與公終是仙凡隔，多食螭蟠怕動風。

以上東坡

少日從軍向劍南，中原未復客情醺。讀書豈是先生志，無奈晚歸老學庵。

六十年中萬首詩，詩中每恨出師遲。分明此事死無望，猶望他年家祭時。

不念平生馬少游，而今我亦占梁州。遭逢肯信同南宋，大散關頭又一秋。
以上放翁

丁丑冬日將發武昌作

常乃德

江漢滔滔水，東流去不回。萬頭爭渡日，子立待春來。天與艱難際，人須造化才。風煙兼鬢色，此意獨徘徊。

題烽火集用庚白韻

賀敏生

烽火余惟一卷詩，長君天也共禁烟。蜀秦查罷是頁客，誰引易年日厚辭？氣盛應寒強虜膽，心雄思奠太平基。三端筆健能毋避，況抵前驅百萬師！

恩

江漢思歸一腐儒，不須辛苦抱殘書，潛深勿用龍寧悔，飛倦知還鳥不

如。鞭影遠搖斜照裏，笛聲清到晚涼初。人間避地今何世？倘有桃源
往荷鋤！

中秋行次宜昌

陳粹勞

隔歲長安憶未休，亂離身世又中秋。十年欲到三巴路，雙鬢同飄八月
舟。涉水恨非倭寇血，舉盃猶泛月氏頭。江天入夜西風急，却不由人
不上樓。

沈沈萬劫入蟲沙，四面邊聲競暮笳。回首故山惟見月，無情驕虜亦思
家。勞生易與閒相左，衰世方知壯可誇。不得請纓聊撫髀，歲時騎馬
踏京華。

渝州

山環水繞古渝州，已是長江最上游。波浪遙翻青海雪，風光偏似白門

詩

錄

秋。極天關塞猶爲客，何處頭顱不戴仇。準擬明年春艸暖，扁舟一葉下東流。

蜀道何難世競登，高高天府險憑堪。深知義士皆南入，不許將軍是李陵。遠路無窮休半九，生民渴望在中興。最宜同把心肝奉，豈但人人竭股肱！

酒樓贈張楚

劉冰研

故國烽煙裏，陽關不忍聽。河山半戎馬，遼薊又羶腥。秋老頭先白，燈昏酒欲青。興亡各有責，何用泣新亭！

漁父

——弔宋遜初先生也——

漁父不歸尋杜若，離憂身世我何言。帶蘿被荔吟山鬼，沅芷澧蘭弔屈

原。若有人兮涉荒渚，悲哉秋也爲招魂！哀江南是思君處，雨晦風蕭泣墓門。

賈生只解弔三閭，一片離懷寄楚詞。香草美人悲惜逝，落花公子便忘歸。招魂自應啼山鬼，化血依然叫子規。手把淮南叢桂樹，十年心事託江蘿！

九嶷

陳瑞林

九嶷愁絕鎖煙嵐，知在三湘五嶺間。零落梅花過殘臘，風吹一夜滿關山。

謁醴陵程誦雲先生於汴徐皆不值次其抗戰排律詩四十韻奉呈兼及

李白兩先生

陳瑞林

多難興邦日，紛爭弭闕牆。尊周同攘外，救宋始安疆。使者來三楚，

童謠應上桑。部民岳武穆，鄉哲左文襄。暫睹旌帷駐，旋看劍佩瑩。
令持龍虎節，威肅鸛鵝行。雷雨通千里，風雲聚一堂。唐興憑李郭，
漢傑合韓張。憶自三川浪，吹從萬頃洋。修蛇爭起陸，瘦狗竟爲殃。
雪月彌天暝，霜風撼地涼。六師無鬪志，一將尠奇方。神筆勞諸葛，
軒車置鄭莊。南征移穆滿，北伐付曹彰。益以人謀協，因之我武揚。
雄風臨鄴下，春色遍河陽。晉鄙難侵趙，陳豨更阻漳。萬家重舉火，
九市各開場。民已歌安堵，軍還慎設防。及時明治化，餘事補詩亡。
諷諭連珠體，莊嚴百寶裝。修辭見忠盡，憫亂示矜傷。歌雅追征虜，
籌邊擬贊皇。鬪爭蝸角異，馳驟馬蹄忙。漫道行軍苦，端資馭將良。
撼軍堅似鐵，料敵智爲囊。願掃烽煙迹，重覘日月光。大風思猛士，
上將列文昌。隴海金湯固，山河帶礪長。揮戈迴日馭，飛矢射天狼。

百道師方集，殘倭勢敢猖。山東諸將捷，河朔健兒強。記事詩成史，憂時鬢欲蒼。開誠明賞罰，致用濟柔剛。下士生巴蜀，英游歷汴梁。倉皇慳一面，慷慨激中腸。伯業期三捷，心君帥一王。沼吳謀未就，在莠事甯忘。起舞揮長劍，銘功備大常。中興歌吉甫，誰與並垂芳？

慈香閣坐雨東亮吉二適

曾小魯

一樓坐臥擁遙空，便借衙齋當梵宮。帶雨江聲連渚白，拒霜花氣壓簷紅（園中芙蓉盛開）。慣遲退食從人笑，既倒迴瀾入望同。知否秋來情緒好，青燈黃卷策新功。

感 舊有序（錄七首）

周學藩

感舊之作，傷昔游也。自倭寇犯中國，東南半壁，盡爲焦土。余嚮以飢驅、乞食江淮吳越間，多歷名區，嘗逢俊侶。或臨水登山，獨符幽賞；或尋仙入夢，具足悲歡。歷歷平生，遂皆陳迹，追思去日，蓋太息不勝情，間製小詩，略無詮次。

詩

非王粲登樓之才，同向秀思舊之感云爾。

龍蟠虎踞古名區，鐵鎖樓船備不虞。十載經營輕一擲，幾人流涕議遷都。

二陵坊陞血凝殷，恨在冬青杜宇間。曾是看樓垂淚處，幾番魂夢遶鍾山。南京

北固金焦秀莫傳，騁懷尤愛石駟樓。劫來儘有登臨興，何處江山似瀟州？鎮江

劍池虎阜候幽尋，別夢金闕久迴沉。卻向道途添感觸，流亡兒女半吳音。蘇州

戰壘猶藏白骨堆，三層往事有餘哀。萬家未定淪胥痛，又見蝦夷犯
來！

伶俜忍盡事難忘，蕭蕭宵征自可傷。爲有車窗相望意，幾番深夜到南翔。嘉定

銜枚掩燭出危城，草木淮南夜幾驚。回首故交江海盡，秋風隣笛亦無聲。淮安

貴陽

陳海天

從古天無三日晴，居留怕說貴陽城。我來偏愛田家樂，歲暮猶聞打稻聲。

投筆

談瀛

亡秦大業期三楚，正氣巍然塞兩關。恢復雄圖思武穆，平生宗仰在文山。便當投筆從戎去，誓掃扶桑奏凱還。馳騁沙場最得意，輕兵兼夜出榆關。

過夔門二首

虞 愚

天險奇難測，渾疑造化功。飛樓塵不到，斷壁鳥纔通。天入層波碧，山留萬古雄。存亡今在眼，感慨與誰同？
却後身仍健，途長客斷魂。波濤三峽險，風雨一城昏。工部詩何壯？武侯墓尙存！中流懷擊楫，慷慨過夔門。

山居秋感用杜工部秋興原韻

李子寬

老來居處愛山林，屋倚幽巖靜氣森。一脈靈源泉自美，千竿修竹書常陰。曾完年少屠龍志，也遂白頭皈佛心。何肉張鱸無味甚，野蔬長藿不須砧。

南樓獨坐日西斜，著意詳參妙法華。不爲無波淘古井，總教有路泛靈槎。喜借野老深深話，怕聽彌樓夜夜笳。九月山中餘未滌，碧桃猶放

兩三花。

遠山山寺對斜暉，日暮扶筇上翠微。古殿蕭蕭春燕杳，長空漠漠夜鳥飛。半盂紅芋煨將熟，一枕黃粱夢尙違。若到峨眉秋更好，摩訶池上月兒肥。

正怯孤燈一局棋，傳來警耗倍心悲。那堪粵海陸沉日，更見江城糜爛時。一策平戎方恨晚，十年報越未嫌遲。楚弓楚得今非昔，死裏求生費所思！

一入夔門鎖萬山，相逢人盡亂離間。何來寇盜侵吾圉，爲避煩囂掩此關。除却朱衣藏白屋，拚將華髮易蒼顏。負鹽舂米尋常事，却俗天涯總一班。

山農三五事壠頭，墟落耕桑自有秋。家祭乃翁仍見告，野歌豎子不知

愁。遊尋小徑同麋鹿，釣倚幽溪狎鷺鷗。滿地荆榛何處去？陸沉遮莫話神州。

百尺浮梁萬世功，長生橋跨兩溪中。荒村不識金銀氣，栗里猶饒懷葛風。秋露浸成冬萸碧，野人挑盡海椒紅。十朝三日趁山市，偃背筠籠多老翁。

山迴水繞路逶迤，楚客行吟入野陂。秋老江頭驚落木，菊殘籬下傲霜枝。君今有酒強人飲，我已無家何處移？白下歌聲黃鵠唳，不堪回憶首低垂。

巴曼子墓懷古

李翹

巴曼子，據三縣志書，謂係東周時巴國將軍，其詳不可考矣。墓在今通遠門內。民國七年四川師長但懋辛爲樹碣，題曰：「東周巴將軍曼子之墓」。

江城屋舍已連雲，隙地猶存曼子墳。周教方東無紀載，蜀文於古亦傳聞。塗山空自懷明德，字水妄勞說戰勛。千載重題一片石，而今長憶但將軍。

述 麟二十八年元旦

江聲生

中山申北伐，元戎竟餘功，定都告更始，作聖風景從。西鄰驚刮目，氣奪扶桑東，怒潮襲么島，傾側如轉蓬。彼族性貪狠，當路遮狂童。百年謀我急，頑踐明治蹤。越疆日啓釁，得意趨中風！元戎忍創垢，漏罅嚴彌縫。公私少暇日，朝野流精忠！中興滋可覩，憂轉蠻與戎。天地有大德，醜類自不容。壬申秋既望，狂舉九月烽！兵車空卜夜，桐葉排戲封。斯時有茲事，熟慮早在胸！聊憑譴邊帥，無備逃其鋒。將軍富平侯，蔭襲帥東鄙。朱輪樂晏游，霜戟雄睥睨。寧知關路絕，

月白樓筋起。濃歌換舞姿，粉翼貼屏死。豈無千日養，徒掬舟中指！
內顧君始憂，爲君惜弓矢。

寇兵深壓境，機礮狂轟炸。熱流噴毒焰，彈火密無罅。江山失所險，
震撼陵園瓦。彼哉孟將軍，留殿蹶其馬！桃源寄親愛，淚向迴文灑。
公私焦夢寐，功罪判刹那！三軍實共命，事急胡輕捨！洶洶潰一旦，
山倒九天咤。輜重塞街衢，肢脰封原野。倉黃宵渡河，腥血寫衣胯。
微疑衆毒身，未死千夫罵！

蠻旗奪漢幟，侏儒竄入城。鳴槍清道路，血肉飛無聲。風火捲號啼，
燒燬餘赤身。頰虬攪晨夜，慘澹無完楹。奸氓狐鼠出，白晝公憑陵。
玉盃與金魚，發掘尊貴墳。換魚紫泉瓦，易米金谷箏。哀哉繡衣被，
不覆汾王甥。

風霜倏如定，事定逾酸辛。子遺守餘燼，驚懼多失魂。今宵怨明日，誰能料死生？有男供彈射，有女輸姦淫。日光漏簾屋，婦女皆白身，乳胸恣嚙割，血槌留衷裙。肥男抽其血，輸補滋創兵。劫去萬嬰孩，養成仇父兄。

巴淪定新都，夏口樹堅堡。整師亟規復，涉冬及春杪。急詔應黨人，趨時喧口號。淋漓辨姦論，慷慨出帥表！鈞心爛晤對，門戶藹相保！俄傳台莊捷，六街夜鳴爆。喜聲溢燈影，填視接呼譟。獻金更輸力，抵沫萬戶曉！共君生斯世，報國無時了！

疆敵漸中乾，其利在速決。挺險據羊城，驅長入湘鄂。憂惶託孤注，勢轉擒胡月！云何親一炬？焦土還焦額！血之水腹紅，真魚尾流血；無命同苦辛，有生傷決絕，元戎百轉心，揮淚贖誅謾！清除瓦礫場，

稍見問家室。公仇失私憤，忍痛顯奇節！疾風勵花草，寒歲見松柏！
中興託微命，常懷家國恩！恐孤匹夫責，家破猶有身。此身屬家國，
此戰求生存！生長老於茲，故國如故人！相依人與國，一念須親親。
文章頌時代，所愧辭不勝。須墨重瀝血，須紙重剖心。疊歌訊忠烈，
何以深答情！

十年

薩鎮冰

十年教養奠邦基，海內賢豪信仰之。同德同心維大計，誓將國恥雪無
遺。

義犬行

盧前

聞靜廬言義犬事，詩以記之。犬今猶在甯波旅滄同鄉會理事長某家云。
有倭買於滄，買犬以爲奴。肉食無或缺，豢養十年餘。弄摩不釋手，

犬主兩歡愉。爲主守門戶，行則從徐徐。或謂是倭犬，犬亦任人呼。盧溝事變初，倭囊括所有。行李旣在肩，牽犬臨江口。登輪待東發，犬獨繞闌走。去留心未安，俛伏亦已久。一躍倭買前，一怒嚙其手。掉頭復上岸，還自入渝城。歸立大道旁，坊鄰咤且驚。犬不作人語，而人識其聲。曰我中國犬，與國共死生。赴難有大義，敢戀區區情。烏乎有此犬，於人已難得。大夫無私交，豈不以敵國！

入觀 國府主席垂詢近作敬謹獻頌

邦家多難日，元首幸康彊。劭德輝千紀，深仁馭八荒。回天終在我，策力自能生。坐見妖氛靜，樓船返故鄉。

逍遙行在所，鷓鴣著詩人。少小耽辭賦，歌成告鬼神。載攜黃帝魄，含茹杜陵春。建國兼文事，雄風戰地新。

景唐出示關外義軍趙氏象二首

白山黑水旌旗影，制挺遼東子弟多。借問三軍誰統領？垂垂白髮趙婆婆。

佳兒願向沙場死，已破家山涕淚新。縱就征袍還自著，阿婆不作洗夫人。

詞錄

憶舊游 依張叔夏體

楊熙績

記臣之壯也，尙不如人。老矣何爲？久負林泉約，况唐虞世遠，我又安歸？武昌雖然魚美，爭及庾廖炊。正江上煙波，雞豚賽社，鷗鷺忘機。歎欷，便歸去，更滿目山川，有淚沾衣。頗牧今安在？痛中原父老，猶望旌旗。可知舊時王謝，雙燕傍誰飛？聽玉笛吹殘，樓頭黃鶴悲夕暉。

徵招 依姜白石體 時倭寇犯我安慶

蒼生果被清談誤，神州陸沉如此。杖策欲何之？奈滔滔皆是。羽林龍

徒士，可能瘞長蛇封豕？鐵鎖橫江，莫教燒斷，舳艫西指。 淝水
欲依然，數人才桓伊謝玄亡（音無）矣。淚眼看河山，問英雄有幾？狂
來仍撫髀，好收拾橐鞬鞭弭。道今日不學秦人，住武陵源裏。

鷓鴣天 題寧兒周歲照

張鏡明

文澤繡綉照眼明，去年今日記神京。自嗤兒子原豚犬，却愧交親說鳳
麟。 才幾月，走兵塵，湖湘江漢又嘉陵。提戈挈印兒何事，待復
國仇九世深。

木蘭花慢 錄四首

曾 緘

四橋雪浪

城內四橋星連，折多水出其下，衝津陷壁，一往無前，倚杖臨流，有曲江觀濤之異。

對重橋噴薄，浪花捲，雪千堆。看一派寒流，長拖白練，亂湧瓊瑰。

西來，水銀瀉地，化玉蚪天矯去天涯。窈窕蠻娃出汲，跳珠濺滿香腮。徘徊。望斗自沉哀。砥柱盼奇才。待手挽銀河，人間淨洗，扇後餘灰。安排。兩行熱淚，共驚濤怒吼作春雷。滴滴朝宗到海，山城不用縈回。

雙寺煙林

金剛崖南無二寺，在城南二里許，寺頗幽邃，紅衣僧踞之，近山皆宜，而此喬木獨多，蔚然深秀。

指雙林鬱鬱，最蕭灑，梵王家。有崖號金剛，經藏貝葉，佛化蓮華。僧伽。住持正法，繞浮圖風颺紫袿裳。宛轉樓通碧落，光明身現紅霞。看他，看到夕陽斜。清景却堪誇。愛七寶莊嚴，千株翠合，半壁煙遮。些些。祖師密意，笑盲人行脚徧天涯。安樂常依寶樹，黃昏轉羨栖鴉。

雅迦積雪

雅迦地爲雪山旁枝，森如削玉，而高寒已甚，增行旅之勞，故以文成爲喻。

望亭亭玉立，雅迦頂，幾多峯。測體勢岡巒，折多一脈，秀挺芙蓉。
玲瓏。去天尺五，問何人曾到最高重？山上不知冷暖，世間說有春
冬。蟠空。宛轉似游龍，時被白雲封。看險扼雄關，西通藏衛，
東控臨邛。匆匆。遠征異域，想文成愁損舊花容。絕境還標勁節，巖
阿自長青松。

柳峪芳游

薰風南來，澄柳初綠，香人挾輦爲御林之游，縱飲酣歌，有長林豐草間意。

正薰風解愠，爲吹綠，柳千條。看挈榼提壺，華妝炫服，簇擁山椒。
天驕。未馴野性，向長林豐草倍逍遙。誰羨施茵廣廈，輪伊綵帳牛
毛。招邀。游冶趁芳朝。無處不魂銷。有曼舞輕歌，紅絨繞鬢，

圍腰。飄飄。乍飛蛺蝶，做千儀百態帶人嬌。酩酊歸來石徑，扶持
還倩花梢。

仙海澄波

積水潯然，雲峯倒影，石黛蒼玉，五色相宣，名曰五色海子，在東南萬山中。巖險真危，徑則
險絕，惟好奇者得至。

訝高原出水，更難得，在山清。正草漸蒙茸，峯橫淺絳，雪弄晶瑩。
分明，照來鏡裏，似天孫初織七襄成。終古潛虬睡穩，寒湫寂靜無
聲。幽尋。有客躡崢嶸，到此亦心驚。是何日馮夷，移將巨浸，
著在層城？盈盈。蕩空萬頃，向波心倒看五雲生。奇絕旄牛徵外，化
爲方丈蓬瀛。

劉君衡如約賦康城十景，爲填木蘭花慢十闕，製題不與劉君盡同，然大體無舛，此土山川奇
嶽，顧余又非詞人，牽率爲之，幽菲減裂，多可笑者。錄其風土，俾於簿書，意內言外，則吾
豈敢。曾緘自記。

瑣窗寒 雅加積雪

劉銜如

雅加埏位於康定之南，羣峯積雪，終歲皚皚。居人偶一瞻望，涼意卽悠然生於几席間，故康城無盛暑。

萬里晴空，千山積雪，半天橫素。傳聞故老，不化已從元古。日光寒，天風勁疾，亂鴉不敢輕飛度。想長埋雪裏，唐時戰骨，漢時征鼓。酸楚。魂歸處。正月下淒迷，亂山歧路。從來征戰，壯士幾人歸去。漫思量借箸籌邊，倚天長劍在何許。更何時請得長纓，直繫天驕虜。

浪淘沙慢 四橋雪浪

康定城中自東而南，下中上三橋及將軍橋依序縱列，折多山水橫貫其下，浪翻作雪，令臨觀者視聽灑然。子夜枕上聞之，乃恍若臥於松間石上矣。

折多水，孤城貫破，兩市分裂。千壑奔騰沸沫。三江倒瀉潑雪。想地

勢難平天意設。魚龍慘杳無舟楫。看四道長虹盡橫壓，難禁浪飛越。

嗚咽。水聲似訴如說。此逐浪淘沙，征夫淚更雜胡虜血。望鎮定中流，砥柱奇兀。漲潮不汨。莫向空臆斷，秦無人物。早置懷中平戎策。強欲把狂瀾倒拽。洗兵馬更教烽燧滅。渾不羨萬里封侯，只爲是，蒼天不枉生豪傑。

金縷曲

劉冰研

接亞子寄詞，有殘月曉風無恙否之句，讀之彌增悵觸，次韻二闋報之。

花落東風嫁。莽天涯，從軍書劍，累儂鞍馬。夢裏不知身是蝶，春夢等閒拋謝。孤負了，坐寒瑤夜。解識江南腸斷處，笑名山事業多虛假。君不記，鷓鴣話。五陵豪氣消磨也。初打算，商量殘稿，水晶簾下。薄命詞人霜後葉，一樣冷紅初乍。殊未免鷺疑鷗訝。唱到流螢沾

露草，恐秋墳纔是知音者。感時淚，向天灑。

春夢何曾假。笑揚州，十年小杜，酒痕盈把。贏得蛾眉屬青眼，襟上鬢絲吹麝。也算是附庸風雅。櫻口爭傳楊柳岸，怕霖鈴一曲知音寡。斷腸句，寫羅帕。無聲冷月秦淮夜。曾記否，醉題紅袖，晚妝樓下？才子美人成一例，等是江湖游冶。更濕了青衫司馬。楓荻蕭蕭多少恨，祇傷心淚向秋娘灑。休笑我，發癡話！

滿庭芳 南泉懷舊

謝芸皋

簾粉猶新，柳絲初引，輕舸容與花溪。征衣未浣，耳畔有禽啼。兵火東南天阻，念家山，殘菊荒蹊。鼓聲起，巴人唱裏，萬姓逐巖棲。秦淮如此水，簫聲石破，筑語煙低。儘祝望中興，淚溼銅鞮。暮認風光江上，細泉愁瀑夢難攜。空山雨，深燈看劍，何處汝南鷄。

高陽臺

曾小魯

亮吉招同二適飲高家莊寓園展觀所藏大鶴山人詞翰述及吳門近事感題此解

露摘蔬甘，泉斟橘冽，酒悲身世蒼茫。多難登臨，天涯蹙蹙何方？却餘文字彌珍重，換兼金剩簡零緗。最傷心，夢斷吳船，目極扶桑（吳門淪陷敵搜括文物悉運東京）。

樵風姓字流傳遍，算抗顏飲水，鼎足朱（彊邨）王（半塘）。輝映千春，巍然一代詞場。藏山業付微雲壻，載滄江萬里歸裝。費年時，月席風樞，點滴丹黃。

望湘人 得陳海天衡陽書

黃燊

厭西風到枕，寒氣入簾，恨魂殘夢攙半。鏡惜愁容，袂羞淚眼，幾許悲秋腸斷。野歇炊煙，天連烽火，鼓鼙聲顛。却盡是一片傷心，回首雲山不見。誰道海天路遠，更有迢迢萬里，衡陽歸雁。念露布作

詞

錄

五九

餘，添得綺懷深淺。圍棋月館，輕搖羽扇，笑指斜陽零亂。奈塵也，老去填詞，漸把豪情銷斂。

念奴嬌

蔡濟舒

危樓風雨，甚淒涼，又負重陽佳節。獨倚闌干秋色裏，愁似亂峯重疊。急水鳴灘，浮雲翳景，撫境增悲切。天涯羈旅，茱萸誰復同掬？
忍念此際江南，青山掩映，望裏曾經劫。葉落天寒身亦悴，馳向草間偷活。撼地飛鳶，彌天烽火，怒指衝冠髮。吳鉤重看，幾時一飲仇血。

石門引

董異觀

臺城荒煙，沙岸夕陽，雲水遼闊。春光幾樹嫩黃，轉眼西風催折。思緣別後，恰見萬馬東馳，無端洶起心頭血。獨記去年秋，正雙圓時。

節。臨發。一舸西上，雨急篷飛，黯然相別。猶念橋邊，泃泃青
青淒絕。多情最苦，知有幾寸愁腸，尊前又怕燈花結。如今已天涯，
任曉風殘月。

滿庭芳 戊寅春日書懷

陳顯平

柳搖絲，林花吐豔，東風偷換流年。一春幽事，長在有無間。多少尋
芳舊恨，都付與蜀錦吳箋。呻吟慣，摩挲倦眼，猶認漢家山。
年金粉地，龍蟠虎踞，祇賸殘煙。看歌樓舞館，斷瓦頽垣。處處荒城
鬼火，那堪聽，鼙鼓山川。重來日，樓船去處，高唱大刀環。

解佩令

洪守方

五更風雨，十年短褐，問平生幾許男兒血？煮酒論交，算誰是當今豪
傑！獨高歌，唾壺擊缺。狼煙雲湧，中原鼎沸，更何心草間偷

活。攬轡欣然，竊自負雄姿英發，似周郎擁兵時節。

八聲甘州 嘉陵江畔

孫澄宇

莽滄波，遠浦暮雲平，相對一淒然！甚西風寥落，寒侵雁陣，冷擾鷗眠。山外斜陽照水，紅浪捲重淵。疑是精忠血，灑滿江邊。未補金甌殘缺，把欄干拍徧，壯志難安。祇江流無恙，早日送歸船。待從頭，屏除絲竹，向沙場，立馬看中原。休懷感，仗元龍氣，掃淨狼煙。

四 錄

祝民國二十八年

于右任

「雙調撥不斷」告同胞，都知道。今年戰事應全好，入寇胡兒馬不驕，中興祖國天方曉。反攻時到！

信今年，異往年。今年國運應全轉，運轉人人唱凱旋，凱旋世世無邊患。但無忘國家多難！

屏軒在前線屢以書來請爲其父書墓表先此慰之

「雙調撥不斷」孝能忠，忠能勇。山河血戰爭爲用。出險船兒萬里程，磨肩担子千斤重。且看他日車翻動！（反少陵巖塘雨崖詩末句意）

感懷

許崇灝

【中呂朝天子】國憂，旅愁，輾轉心頭。一官羈絆苦淹留，辜負沙場友。夢裏珠江，望中夏口，風塵萬里秋。雍州，薊州，悵望空搔首。

巴山眺遠

【黃鐘人月圓】桐梧葉落山樓迴，野色入窗櫺。海棠溪上，龍門浩裏，鐵柱峯青。么浮圖關畔，遺愛祠外，煙雨溟溟。扁舟輕泛，孤帆穩掛，誰渡嘉陵？

由泰甯至道孚途中

【雙調殿前歡】上平原，一天秋色正無邊。野花芳草平如剪，十里絨氈，山城遠倚天。古寺斜依堰，馬背人相戀。映殘陽影裏，幾點炊煙。

『仙呂太清引』畫簷鈴語碎空階，皓月入詩懷。天際雁行排，梧桐影
婆娑映街。么幾杯濁酒，一甌新茗，玩賞有誰偕？舍館扣門纔，莫逆
友忻然甫來。

歌樂山

虞前

『中呂紅繡鞋』坡上幾棵紅樹，水邊一片黃蘆。此山留待異時居。隨
人歌樂事，及雨荷新鋤。俟功成天定許！

老鷹岩

『商調梧葉兒』行二三里，繞十一盤，歷險自心寬。蒿千葉，松萬
蟠，畫圖看。倒覺着雲低路短。

北谿道中

【中呂朝天子】石珠，黛湖，指點龍窩處。西風吹草入平蕪，疑在江南路。一帶秋山，幾株楓樹，別來七載餘。不須，卜居，向瀝鼻揚帆去。

黃梅樹夜話

【雙調殿前歡】已三更，空山落葉做秋聲。挑燈攤卷人初定，幾個酸丁，從頭說遠征，動了談天興，忘却虛窗冷。倦來倚枕，不覺天明。

沙坪壩有憶

【南呂閱金經】記對梅庵月，還聽十廟鐘，欲尋舊跡已無從。松，應自傲霜風。成均貢，無忘石城東！

出征

沙守大

【雙調慶東原】星光耀，馬蹄驕，據鞍顧盼揚鞭笑。大旗兒在颯，凱

歌兒又號，野豹兒遠嗥。這其間，快意煞難描，倩歸鴻，你早向簾前報。

次白无咎韻四首

邵晨曦

『正宮鸚鵡曲』身閒不慣長安住，是個沒張羅的狂父。望斷馬足車塵，識透炎風涼雨。聽青山幾個啼鴉，盡道不如歸去。對昏燈一夢繁華，在濁酒三更醒處。閒情

茅庵且向雲深住，是洗耳罵堯的巢父。逍遙野馬塵埃，沐浴嵐光溪雨。到宵來十里空山，一路月明歸去。更葫蘆酒壓花梢，聽犬吠風燈閃處。山居

孔明不向隆中住，向日暮徒吟梁父。終身盡瘁辛勞，幾載瀛風蠻雨，看連營野火漫天，似赤壁困曹歸去。到頭來六出祁山，幸脫了西城險

曲

集

六七

處。詠武鄉侯

倩誰挽得春光住 渴煞了追日的夸父。閒消月夕花朝 怕唱潯城朝
雨。想來日大難當頭，美景且容拋去。對花前一醉千鍾，說不盡壺中
好處。 春 暮

峨眉伏虎寺壁記 二十年作

靈 野

峨眉雄秀名天下。辛未夏，余歸次嘉州，因來游。山行二十里，止伏虎寺。溪澗參迴，
有橋通焉。水自石罅出，玎璫如珮環。山際而天青，寺樓屹然萬綠間，雄秀與山稱，然
後嘆名之無虛也。流連三宿，猶不忍去。桑下之情，古之人已如此，余其能自己乎！雲
安師請余書諸壁。

新體詩錄

偉大的苗瑤

蒼鬱的山林，
熱的風，
在南中國的邊境，
胎育着我們萬萬千千的苗瑤弟兄。
他們雖然還生食，居窟洞，
好像與中原的同胞們中間，
隔着條萬丈鴻溝萬丈坑，
兩下裏，
未結着深厚的感情，
漢苗還分得很清。
但是，

沙雁

這祇算得形式主義的一種說法，
其實上去却是兩種情形：
他們有豐滿的體魄——英雄，
他們有保衛祖國山河的熱誠，
他們知道他的仇敵：
是殘酷的獸軍——日本兵！
他們知道他們也負着抗戰的更命，
他們不畏縮，不苟生，
他們認清了——
不殺退鬼子，難活成！
因此上，

他們招號了叢山中的兄弟，
十萬弟兄！
關山迢迢的，
投奔向我們抗日的陣營，
他們要求訓練，

解放的歌

環堵不讓我們舒暢！
到處是烽火，
到處的敵機在猖狂，
沒有人性的，
沒有同情。
人羣中總聽見這猶笑，
直到今天國破家亡！
斷送了民族的，
毀棄了祖國的，

學些現代打仗的技能——當大兵，上陣去，
爲我們黃帝的神裔，
把算不清的血債算清！
算算清！
算算清！
算算清！

猶醉生夢死，
猶國事管他娘。
不做奴隸的弟兄們，
別期待他們吧——
就拿起我們的刀槍，
奪來他們棄置的武器，
武裝起我們的行列，
打東洋！

動員你的筆尖

康城開

動員你的筆尖

懸如一縷般頃刻而至

馬維塞人

是一首朗誦的詩篇

載上口與心版

載上前程的書簡

肯定了永遠懸着的「明鑑」

有古以來

「自攝」與「事實」

如奔馳就可以掃蕩千軍

祝福你有了用武的金城

誰說筆尖不是一挺利刃

歷史的記憶

這認識也清

不要遲延

鏢上彌天大錯

使水劫入了地獄

快加緊神聖的工作

四萬萬五千萬人齊望你這顆救星

動員你的筆尖

無數的、愚昧的

責任叫你們調聚

啓發偉大潛藏的「力」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

去掉往日的「奇癖」

「指摘」與「無謂的誹議」

自己的崗位上站穩

時代指引着一個 鵠的
用你縝密的思緒

你如一隻宣傳的喇叭

——宏聲的號筒

組織 訓練 千萬萬的「力」

你應幫助政府的武器

哲人先訓

「十萬毛瑟當不了一枝筆」

宣揚敵人的「殘暴」

向世界呼籲着「正義」

把時代塞入「真理」里

你應激起

一致的「同仇敵愾」

敵人的「兇殘」「姦淫」「燒殺」

「暴虐」「無羞」與「無恥」

則你處置像天上的雲霓

日月與星辰

展佈着

時時刺激人的心緒

啊 偉大的文人

摒去吧 你多多的「惑疑」

「民族悲觀」的習題

寧死不辱國

這是「民族至上」的真列

動員你的筆尖！

興起 興起

編餘瑣識

本刊旨在溝通新舊文學，所謂以新意境入舊格律，早已揭之前數輯論文中。此輯所登于右任先生「戰場」孤兒」四首，可爲此旨範作。願望海內同文，多多惠賜此類稿件。技巧求其熟練，而氣象要活潑生動，庶使文學與此大時代相諧和配合，「民國詩歌」於以建立，不獨本刊所昕夕盼聽者也。

戰時文學所負使命至重大，虞慈先生論文，有極正確極詳盡之說明，想必爲讀者所愛誦。甚望時賢不吝論議。

初大告教授所譯「中國詞」，係英倫出版，不易購讀；本輯多多引例，因係英文，在印刷上頗感困難；只得略舉其要，以備一嚮之嘗。

前二輯連續載汪辟疆先生「論夏完淳」一文，讀者頗有以發表「南冠草」等全著爲請者。編者已請汪先生檢出，他日可設法發表。

本輯（二卷三輯）原定出刊特大號，因提前出版，趕排關係，臨時抽出若干稿件，名籍佳什，下輯仍可與讀者相見；謹向諸作家致歉仄之忱。

編者十二月十七日記於北碚。

朱仙鎮鄂王祠記 二十三年作

寬野

朱仙鎮，去汴城南四十五里。余居汴三年，未嘗往。重五月，何公懷誠請以舟涉趙，原及縣杜岫僧，定與李燕亭遊焉。鄂王祠位鎮之西，祠久廢，而殿猶存。嘗辨一老樹，東北鬻，綠陰蔽日，蓋千百年物矣。掘下石刻，有途張紫岩先生北伐詩，曰：歸來復嘆主，恢復舊神州者，少保作也。撫碑思痛，相肝無聲，為之者力之。歸還，雖與誰分，是不可無記。嗚呼，楚水招魂，何處全真，黃龍痛飲，知在何年？安能起少保九原而問之也。噫！

民 族 詩 壇 第 二 卷 第 三 輯

每 月 一 輯

本 刊 價 目

零 售 每 冊 二 角

預 定 半 年 一 元

預 定 全 年 二 元

主 編 人 盧 冀 野

發 行 人 項 學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總 經 售 正 中 書 局 服 務 部

重 慶 石 門 坎 十 八 號

中 華 民 國 廿 八 年 元 旦 出 版

中 華 郵 政 認 為 新 聞 紙 類